史記疏證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三

張儀列傳第十

凌稚隆曰按戰國策並不載楚相辱張儀及蘇秦激之入秦事

苴蜀相攻擊

楊慎曰苴即巴字楊雄蜀本紀云蜀王魚凫封其弟葭萌為苴苴之後求金于蜀蜀不與苴蜀相攻即此事也

塞斜谷之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國志河南鞏縣有尋谷

水水經洛又東北流入于河注云山海經曰
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謂之洛汭即什谷之
口南鄩亦曰上鄩鄩水出北山鄩溪其水四流世謂之溫水故鄩城在鞏縣西南五十五里京相璠曰今鞏洛渡北有鄩水鄩谷東入洛謂之下鄩亦謂非鄩郡縣志河
南府鞏縣洛水東經洛汭北對瑯邪渚入河
謂之洛口亦名什谷塞什谷之口即此也
當屯留之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屯音純地理志縣屬上黨
括地志屯留故城在潞州長子縣東北三十
里左傳襄十八年晉人執孫蒯于純留三晉徙靖公于屯留

楚臨南鄭

通鑑地理通釋曰戰國策注今河南新鄭今鄭州新鄭縣

秦攻新城宜陽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河南府伊闕縣古戎蠻子國漢為新城縣隋改伊闕伊闕山在縣北四十五里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流其間故名伊闕故關在縣北四十五里何進八關之一戰國策補注曰左傳僖六年注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也大事記白起傳韓新城引正義云在洛州伊

闕縣又秦韓會新城云西周間地名注引正義云許州襄城縣古新城縣也按芊戎華陽君又號新城君則華陽在家者此以宜陽並言地必連近當是伊闕耳

齊韓之與國也

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卒起兵伐蜀

鮑彪戰國策注曰按甘茂傳云張儀西并巴蜀當儀與錯議不同故紀表並言錯定蜀而茂傳之言如此何也華陽國志云蜀王伐苴侯

苴侯奔巴求救于秦惠文王使張儀司馬錯伐蜀滅之是二人同徃也

居一歲

愚按一歲當作三歲秦本紀在惠文君十三年

從鄭至梁二百餘里

徐孚遠曰是時韓已并鄭謂從韓至魏之道也　愚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

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為正

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萬

愚按戰國策云卒戍四方守亭鄣者參列粟糧漕庾不下十萬鮑彪注云他國境或有山川關塞惟梁無之皆以卒戍守千里一亭障隔也築城壘為之補注曰漳關塞邊候間封

有古夷門關

不至十日而距扞關

通鑑地理通釋曰楚世家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正義古今地名云荊州松滋縣於是楚為扞關以距

之郡國志巴都魚復縣有扞關地理志魚復江關李
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注故基在
今峽州巴山縣正義華陽國志云巴楚相攻伐故置
江關陽關括地志陽關今涪州永安縣治陽
關城也永安省入樂溫縣扞關今峽州巴山縣界故
扞關是巴山省入夷陵縣江關今夔州魚復縣南二
十里江南岸白帝城是魚復今奉節縣後漢岑彭公
孫述遣將乘枋箄下江關注云舊在赤甲城
後移在江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魚復縣南與地廣記
魚復縣故城在奉節縣北今名赤甲城有古扞關水經江水自關東逕弱關捍關注捍關

廪君浮夷水所置也弱關在建平秭歸界
昔巴蜀數相攻伐藉險置關以相防捍

則從境以東

愚按戰國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

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
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
者

戰國策補注曰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
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

可通也

楚王大怒

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

跣跔科頭

戰國策補注曰跣猶下文徒程此謂徒跣也

義與科頭協

貫頤奮戟者

戰國策校注曰索隱曰兩手捧頭而直入敵

言其勇貫與捧亦不通劉辰翁云貫頤謂見

射猶奮戟不顧死也則此連下文奮戟為義

斷韓之上地

通鑑地理通釋曰上地上黨之地也荀子曰韓之上地方數百里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

秦奪之

桑林之苑

通鑑地理通釋曰按湯旱禱于桑林之社莊子桑林虞人其地未詳　戰國策注曰桑林非湯所禱者也太平御覽作樂林

趙入朝澠池

通鑑地理通釋曰淮南子九塞曰澠阨戰國

策云澠隘之塞秦攻商君殺之于鄭黽池時屬鄭雖陽西有殺黽翼

秦曰成周右阻黽池趙涉說周亞夫曰吳王

必置間人於殺黽阸隘之間王莽命王奇曰

殺黽之險東當鄭衛地理志弘農黽池景帝

中二年初城徙萬家為縣水經注穀水出于

崤東馬頭山穀陽谷東北流歷澠池川漢景

帝因崤黽之池以目縣或謂之彭池穀水又

東逕秦趙二城南即趙王鼓瑟秦王擊缶處

世謂之俱利城蓋云秦趙俱利也穀水又東

逕新安縣故城南北夾流而西接崤黽城又

東逕于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禹貢注澗水出澠池山郡縣志澠池縣本韓地廣陽山一名澠池山在縣東北五十五里穀水南去縣三百步東逕秦趙二城東城在縣西十三里西城十四里

割河間以事秦

通鑑地理通釋曰瀛州地理志注在西河之間戰國策趙王曰秦下甲攻趙趙賂之以河間十二縣

其一軍塞午道

通鑑地理通釋曰鮑氏曰長安有子午谷北

山是子南山是午為子午道則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

陰告廚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索隱曰謂熱而啜之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

愚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則易水長城

通鑑地理通釋曰匈奴傳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薊州檀州右北平平州遼西營州遼東郡以距胡通典麟州銀城縣五原塞即

縣北所謂光祿塞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行

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

比韋昭曰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襄平縣遼東郡所治唐地理志安東都護府故漢襄平城也括地志寧原慶州秦北地郡義渠戎國之地正義馬邑長城亦名燕長城在嬀州北

梁

哀王恐

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陳

軫

韓

魏相攻朞年不解

戰國策校注曰考秦惠時唯十二年韓舉趙

韓與魏戰敗績去楚絶齊時甚遠他不見韓
魏相攻事

餘爲寡人計之
董份曰冝餘字句言爲其主計之之餘即爲
我計之謙言先其君而及秦也故軫曰臣主
與王無異　愚按國策云子獨不可以忠爲
子主計以其餘爲寡人乎則餘字屬下讀亦
得

館豎子止之
國策作管與止之

月主與王何異也
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為秦王計不後于楚王
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獘此說非也
犀首
其後五國伐秦
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燕齊帥匈
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勝楚
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
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
有不同

大敗秦人李伯之下
䲵彪戰國策注曰平原傳注河内成臯有李城豈秦兵與諸國遇於此而見敗耶　校注曰正義云懷州温縣本李城也李同父所封按趙救邯鄲時同戰死封其弟為李侯意者因此號李城此云李伯必非秦既攻五國不勝而走秦兵不應至懷是時諸國連匈奴秦恐義渠因而有變故賂以和之義渠之襲必次于五國之後恐非與諸國遇時也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虜趙將軍莊豹

愚按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秦封樗里子號為嚴君索隱曰按嚴君是爵邑之號當是封之嚴道也

田藝蘅曰索隱注非也嚴君者尊重之威嚴若君父也取此義以號之爾如下文云又益尊重足也

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

李光縉曰戰國策云秦惠王死公孫衍欲窮張儀李讐謂衍曰不如召甘茂於魏召公孫顯於韓起樗里子於國三人者皆張子之讎

也公用之則諸侯必見張子之無秦矣此云逐張儀而以樗里子甘茂為左右丞相從李讎之言也

智伯之伐仇猶索隱曰高誘注戰國策以仇猶為夙由韓子作仇由地理志臨淮有仇首縣也

戰國策補注曰呂春秋劉外紀作夙繇高注或作仇首漢志臨淮乃泗之連水羅氏路史謂非智伯所伐者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

日知錄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

為正

甘茂

蜀侯煇相壯反

徐孚遠曰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為蜀侯以陳壯為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煇為蜀侯煇為後母所譖自殺本二事史記合載之誤也

王迎甘茂於息壤

鮑彪戰國策注曰時則訓於中央言息壤堙洪水之州而柳子厚言永州有之則息壤非

一處此秦地也
名曰縣其實郡也
大事記曰春秋時郡屬於縣趙簡子所謂上
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也戰國時縣屬於
郡所謂上郡十五縣者是也魏惠七年後方
孝公商鞅時幷小鄉為大縣縣一令尚未有
郡及守稱故魏納上郡之後十餘年秦紀始
書漢中郡或者山東諸侯先變古制而秦效
之與
因大憝起兵使甘茂擊之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戰國策曰甘茂攻宜陽三鼓之而卒不上秦右將有尉曰公不論兵必大困耳茂曰我羈旅而得相秦者我以宜陽餌王今攻宜陽而不拔公孫衍樗里疾挫我於內公仲以韓窮我於外是無伐之日已請明日鼓之而不可下因以宜陽之郭為墓於是出私金以益公賞明日鼓之而宜陽拔

今公與楚解口地正義曰解口猶關口索隱曰解口秦地名

史詮曰正義注非也索隱得之

封小令尹以杜陽

愚按杜陽戰國策作桂陽恐國策非

不如公孫奭

史詮曰國策奭作郝

是自為責也

史詮曰國策責作貴

反宜陽之民

徐孚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歸韓亦不言宜陽也

此韓之寄地也

凌稚隆曰潁川本韓地楚取之故云寄地
收楚韓以安之
凌稚隆曰楚歸潁川則楚韓讙故曰安
代爲齊使於秦
鮑彪戰國策注曰代傳待燕太子質於齊將
適秦
目聞賓人女與富人女會績
史通曰比並戰國之時游說之士寓言設理
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
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何其妄哉

其居於秦累世重矣

鮑彪戰國策注曰茂事惠武昭三王

則置之鬼谷

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作鬼谷大非

以苟賤不廉聞於世

戰國策作苛廉

則莫若向壽者可

戰國策作公孫郝

甘羅年十二

法言重黎篇曰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子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

吾自請張卿相燕索隱曰即張唐也卿字也

金甡曰按卿只是稱呼非必其字也

穰侯列傳第十二

魏冉故德公矣

董份曰故德公言仇液本為魏冉來冉原自德之也

欲誅呂禮禮出奔齊

愚按秦本紀五大夫禮出奔魏

戰勝三梁

鮑彪戰國策注曰春秋秦取梁漢夏陽也河內有梁周小邑也陳留浚儀大梁為三皆魏地

拔邯鄲

戰國策校注曰魏惠王十八年拔趙邯鄲二十年歸邯鄲

戰勝暴子徐廣曰韓將暴鳶

愚按戰國策作罪子鮑彪注地闕韓使暴鳶

救魏為秦所敗事在後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曰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必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即聞魏見欺於秦也

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於魏也言其所聞于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

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

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

秦本紀作十五萬

故得安邑

鮑彪戰國策注曰此攻華陽時得之安邑魏地亦屬韓猶上黨兩屬也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法言淵騫篇曰秦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

為蒯曰始皇方獵六國而蒯牙教

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

愚按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為左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

愚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却在昭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

魏至輒取城大小六十一年分不同事亦不
一
武安君曰取楚定巫黔中郡
愚按秦本紀蜀守若代取巫郡及江南為黔
中郡非起所取也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
愚按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為
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
愚按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

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曰平陽君未知何人

金甡曰按平陽君趙豹明載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毋弟索隱何夢夢也

趙軍長平

水經注曰地理志曰楊谷絕水所出東南流左會長平水水出長平縣西北小山東南流逕其縣故城法氏之長平亭也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之南秦壘在城西二軍共食流水澗相去五里秦坑趙衆收頭顱築臺於壘中

曰山爲臺崔嵬桀起今仍號曰白起臺城之左右沿山亘隰南北五十許里東西二十餘里悉秦趙故壘遺壁猶存焉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

愚按秦本紀作十月

王翦

爲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

究委餘編曰瑯邪臺銘列侯武成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無擇以位次差之王離

在季父賁前則離乃賁冢孫賁蓋翦之次子自以功封侯者也所謂有功不封者其時未定天下云爾及剖符而翦一子一孫為功臣之首又當時列侯二人倫侯三人凡封侯者僅五人而李斯蒙恬李信不與焉可謂嚴矣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本根

康海曰王翦諸人之輔秦蓋以德之參會古今之極變不可復以常事論也太史公譏翦不能輔秦建德而偷合取容嗚呼是何異責虎狼之不仁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黄氏日抄曰太史公之傳孟子首舉不言利之對梁惠以先之然後為之傳而傳自受業子思之外復無他語惟詳述一時富國強兵之流與騶衍迂怪不可究詰以取重當世之說形孟子之守道不變與仲尼菜色陳蔡者同科奇哉遷之文卓哉遷之識歟蓋傳申韓於老莊之後者所以譏老莊而傳淳于髡諸子於孟荀之間者所以長孟荀也荀卿年五

十始自趙學於齊三為齊祭酒後為楚蘭陵令春申君死而卿廢卒死於蘭陵葬焉嫉世之濁而鄙儒卜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著書數萬言此亦能守道不變者故太史公進之與孟子等　習學記言曰以孟子荀卿冠之諸子雖於大體不差而有可憾者知不言利之為是而未知所以不言之意且於騶衍分數終為多耳又言武王仁義伯夷不食周粟天下惟一理武王果仁義則伯夷何名死之蓋傳者妄也後世謂孔孟絕學秦漢

以後無人可到亦非虛譽　真德秀曰孟荀傳荀及諸子而羨乎議論傳之變體也　邵泰衡曰荀卿之與孟子爝火之同皎日也荀卿者李斯韓非之師非斯之焚書滅學至今日而禮樂淪亡幾使二氏異端並為三教者皆非斯之罪而實非斯之本荀卿也安得與吾孟子距楊墨邪說者之可同年語哉至云天下方務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未嘗

不知之也且唐虞三代之德荀卿知之乎更以騶忌騶衍與夫淳于髡慎到等亦列之一傳遷可謂不知類矣荀子性惡而孟子性善是荀子早已外於聖人之教至騶衍之言大類佛氏南瞻西牛之荒而曰見尊禮如此豈與夫子菜色陳蔡孟氏困于齊梁者同哉又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遷未嘗不知尊孟子也四與荀卿輩同傳者何哉豈漢儒淺陋謂孟

子不過荀卿流乎至遷言退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晁氏謂趙岐之言亦然韓昌黎曰弟子所集今考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梁惠滕文蓋死而後謚者也諸王公死于孟子之前未可知也至魯平公者自惠王元年至魯平卒年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梁惠之時已稱叟矣決不及平公之卒也則後人所集是也韓子之言是也

孟軻鄒人也（索隱曰鄒魯地名又云邾邾人徙鄒故也）

趙岐孟子題辭曰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

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劉會鄒山記曰鄒山郎古繹山邾文公所卜鄒縣本邾國穆公改曰鄒　路史國名紀或謂鄒卽邾内傳邾伐魯史作騶也然邾鄒本二近而移非改也邾為魯併而鄒為楚併　愚按趙岐又云字則未聞疏云後世或云字子輿趙岐又云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

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

趙岐孟子題辭曰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見列女傳)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則見以為迂遠而闊于事情

趙岐孟子題辭曰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世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闊於事終莫能聽納其說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岐孟子題辭曰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

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不載

始也濫耳（索隱曰濫即濫觴是江原之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為初也）日知錄曰濫者氾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洸洋自姿也注引濫觴之義以為初者非

作主運

愚按封禪書騶衍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次轉用事隨方

而為服
梁惠王謀欲攻趙
史詮曰按孟子書梁惠王當作滕文公趙當
作齊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曰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雞是其有牛鼎也言行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是愛奇之甚矣
唐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即上文伊尹
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秋及譙
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當

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行以不執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哉二子求奇太過故遺近而求遠徐孚遠曰據本文大意言騶子欲干時也與呂氏春秋所載意别 日知錄曰謂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之意藉此說以干時非有仲尼，孟子守正不阿之論也

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

水經注曰系水傍城北流逕陽門西水次有故封處所謂齊之稷下也、當戰國之時以齊

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十人劉向別錄以稷為齊城門名也談說之之士期會於稷門下故曰稷下也鄭志曰張逸問贊云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玄荅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余按左傳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齊盟於稷門之外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史記音義曰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

矣

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

愚按此與呂氏春秋所載不同呂氏春秋云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辨之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上其行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

慎到趙人

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又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漢藝文志考證曰正義慎子十卷館閣書目一卷案漢志四十二篇

今三十七篇亡唯有威德因循民雜德立君人五篇滕輔注荀子注云其術本黄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田駢接子齊人

漢藝文志田子二十五篇攷證曰呂氏春秋曰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陳駢即田駢也）陽朱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尸子廣澤篇曰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荀子非十二子與慎到並言注

云其學本黄老歸名法七略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為語曰天口駢 藝文子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攷證曰與慎到田駢同時云武帝時當攷

環淵楚人

漢藝文志蜎子十三篇名淵楚人攷證曰按文選枚乘七發便蜎詹何之倫注云淮南子雖有鈎鍼芳餌加以詹何蜎蠉之數猶不能與罔罟爭得也采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淵七略蜎子名淵三文雖殊其人一也

騶奭者齊諸騶子

漢藝文志騶子十二篇攷證曰七略曰騶赫子齊人為之語曰雕龍赫赫言騶衍之術文飾之若雕鏤龍文

春申君死而荀卿死

愚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春申君曰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為上卿又曰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偽喜謝之以書固為賦遺之中有譏文將將以瞽為明以聾為聰之語是春申君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

荀子賦篇可證也文公之說與諸家異不知何本

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

藝文志攷證曰劉向校讐書錄序曰所校讎中孫卿書凡三百三十三篇以相校除復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唐氏曰向博極羣書序卿事大抵本司馬遷於遷書有三不合春申君死當齊王建二十八年距宣王八十七年向言卿以宣王時來游學春申君死

而卿來說以宣王末年游齊年已百三十七矣遲書記孟子以愍王三十五年至梁當齊宣王七年惠王以叟稱孟子計亦五十餘後二十三年子之亂燕孟子在齊若卿來以宣王時不得如向言後孟子百餘歲田忌薦孫臏為軍師敗魏馬陵當齊威王二十六年距孝成王七十八年臨武君與卿議兵於王前向以為孫臏倞以敗魏馬陵疑耳馬陵主桂陵又十三年矣

因葬蘭陵

魏書地形志蘭陵郡蘭陵縣有荀卿家
而趙亦有公孫龍為堅白同異之辯
漢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唐志三卷今一卷　攷證曰
藝文志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平原君
趙勝家索隱謂龍即仲尼弟子非也列子釋
文龍字子秉趙人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
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耶楊楊朱也秉公孫
龍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白馬非馬
也異同謂使異者同同者異呂氏春秋云孔
穿公孫龍相與論於平原君所深而辯至於

藏三牙公孫龍言藏之三牙甚難孔穿不應少選辭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謂孔穿曰昔者公孫之言甚辯孔穿曰然幾能令藏三牙矣雖然難願得有問於君謂藏三牙甚難而實非也謂藏兩牙甚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也者乎將從難而非者乎平原君不應明日謂公孫龍曰公無與孔穿辯淮南鴻烈曰公孫龍粲於辭而貿名揚子曰公孫龍詭辭數萬東萊呂氏曰告子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異同之

祖　戰國策補注曰莊子稱公孫龍之學合同異離堅白而史平原傳稱公孫龍善爲堅白異同之辨荀卿傳末以爲趙人又見列子等書同此人也史稱莊子與梁惠齊宣同時楚威王欲以爲相威王元年當顯王三十年故大事記以楚相之事附見下至赧王十七年趙勝封平原君則周距平原未遠也莊子書稱子之子噲事當宣王末年赧王元年也下至魏破秦軍邯鄲之以爲赧王五十八年則周之稱公孫龍龍之在平原君門皆相及也

惟以為仲尼弟子公孫龍者則誤蓋相去遠爾

劇子之言

漢藝文志處子九篇攷證曰風俗通漢有北

海太守處興蓋處子之後

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

漢藝文志攷證曰食貨志李悝為魏文侯作

盡地力之教晉刑法志魏文志師李悝撰次

諸國法著法經通鑑外紀李悝為土地守下

令曰人有狐疑之訟令射的中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習射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楚有尸子長盧

漢藝文志攷證曰後漢書注尸佼作書二十篇內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內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隋志二十卷其九篇亡魏黃初中續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韓魏服於齊

戰國策曰魏破韓弱韓魏之君因田嬰北面而朝田侯

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

戰國策丑謂楚王曰盼子有功於國百姓為之用嬰子不善而用申縳申縳者大臣與百姓弗為用故王勝之也今嬰子逐盼子必復用整其士卒以與王遇必不便於王也

即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

戰國策杖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

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為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王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朱焯曰此豈孟子書所謂齊人將築薛者與

愚按齊將封田嬰於薛楚王怒而將伐之因公孫閈之言而止見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因客諫而止見戰國策韓子新序

五月子者長與户齊將不利其父母

西京雜記曰俗諺舉五日子長及户則自害不則害其父母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曰遺音唯季友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子孫耳

謚為靖郭君

日知錄曰以號為謚猶之以氏為姓皆漢初時人語也呂不韋傳謚為帝太后與此同王褒賦幸得謚為洞簫兮亦是作號字用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

戰國策曰諫者千數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曰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

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質於他國安

得比土偶

而雞盡鳴

史詮曰一本盡作齊

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為

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之怒

客與俱者下所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

邵泰衢曰孟嘗聲聞諸侯傾天下士耿小一語遂致怨滅一縣乎況曰魁然也乃耿耳如子房之計魁梧奇偉見圖狀如婦人好女而已何至殺人滅縣乎卽曰客也文獨不禁之乎卽曰言者之有罪也豈一縣之老幼盡譁然言乎且以齊嘗而遽滅趙縣乎誠未嘶也

齊湣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曰得一作德是湣王遣孟嘗君自言已無德故也

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已遣之幾爲秦害故不

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

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為孟嘗君收邑入

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

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

愚按秦本紀昭襄王十三年五大夫禮出亡奔魏十九年呂禮來自歸鮑彪云其相齊在

薛公歸薛後

代乃謂孟嘗君曰

戰國策校注曰國策載周最入齊知在後史載此策在文謝病歸薛後文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文乃勸秦伐齊呂禮亡其後齊滅來丈乃奔魏且文在齊豈敢召穰侯之兵哉召秦伐齊必文已去齊而史失之也

有用齊

戰國策校注曰言親弗呂禮二人用於齊也

收周最以厚行

戰國策作以為後行

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
湣王亡在莒遂死焉

邵泰衢曰相國重任也伐齊大事也薛公相
魏伐齊魏世家既無其事田文傳獨有其文
豈相國之事無關於魏而伐齊之舉獨出之
文者乎向日人毀於王文奔有賢者自到宮
門王乃復召孟嘗孟嘗曰謝病歸老於薛事
已釋然矣豈以此而云魏嘗伐齊致王之出
亡而死乎且田文如果相魏則不若樂毅樂

間之去燕矣
文卒謚為孟嘗君
水經注曰薛縣郭側有田文冢結石為郭作
制嚴固塋麗可尋行人往還莫不邏觀以為
異見矣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
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
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為勝也
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
戰國策補注曰按列士傳云孟嘗君廚有三

列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客食菜

孟嘗君不悅

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為家下云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為孟嘗君不說似誤

遂廢孟嘗君

凌稚隆曰按國策朞年孟嘗君免相就國于薛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以迎太史公不載似

缺始末

馮驩乃西說秦王

愚按國策馮驩西遊梁

馮驩曰非為客謝也為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

事有固然君知之乎

愚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馮驩至此疑亦

褚先生續為之與史文不類

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戰國策曰孟嘗君乃取所怨五百牒削去之

不敢以為言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秦之圍邯鄲（正義曰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

金甡曰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索隱指事紀年俱誤

割東武城而封君者

水經注曰清河又東北逕東武城故縣城西史記趙公子勝以觧邯戰之功受封於此定襄有武城故加東矣

非以君為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

日知録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
封君獨有功而封也
平原君厚待公孫龍
漢書藝文志曰毛公趙人與公孫龍等並遊
平原君趙勝家
虞卿
故號為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
徐孚遠曰虞係食邑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
也
趙王召樓昌

日知録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説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為趙王不聽或以為聽之太史公兩収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

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 索隱曰為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

鮑彪戰國策注曰趙嘗親秦而復負之故秦攻之今為講所以解也

與魏齊間行卒去趙困於梁

古史曰太史公記虞卿與趙謀事皆秦破長

平後而卿為魏齊棄相印走梁則前此矣意者魏齊死卿自梁還復相趙而太史公失不言之耳

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孔叢子執節篇曰虞卿著書名曰春秋魏齊曰子無然也春秋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談而已亦以為名何荅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常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之史記曰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晏子之書亦曰春秋

吾聞泰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其見稱述數不盈十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　漢藝文志虞氏春秋十五篇攷證曰史記志篇數不同

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孔叢子執節篇曰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其不遇時也其子子順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伯相之才也

史記疏證卷第四十五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

戰國策曰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

如姬資之三年 索隱曰舊解資之三年謂服齊衰也今按資者畜也謂欲為父報仇之資畜於心己得三年也

日知錄曰謂以資財求客報仇 愚按資與咨同尚書小民惟曰怨咨禮記緇衣曰怨資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讀資為至非也此資

字作怨字解之亦通

晋鄙嘆唶宿將

董份曰嘆唶即項羽喑啞叱咤狀其勇氣也

椎殺晋鄙

水經注曰湯水又東與長沙溝水合其水導源里山北谷東流逕晋鄙故壘北謂之晋鄙城名之為魏將城

客有說公子曰

徐孚遠曰客唐雎也楊維禎以為史不載姓名未之考也　愚按鮑彪注戰國策曰唐

睢前此十一年求救耳已九十餘至是又十年吳師道云恐有訛舛至後為安陵君使秦王則又後二十餘年則國策不可據矣史不載姓名有意

徒豪舉耳（索隱曰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

凌稚隆曰班固兩都賦云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　日知錄曰謂詩魏為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

公子使使徧告諸侯

唐順之曰信陵君書不載之本傳中在魏世

家

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索隱曰公子所得進兵法而必稱其名以言其恐也）

董份曰客進兵書而總名于公子故世稱魏公子兵法索隱與本文正相反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致至則危（徐廣曰至武作安）

鮑彪戰國策曰致言取物置之物上

徧天下有其二垂（正義曰言極東西）

金甡曰按秦盡有西方之地而又克蜀凡楚

之上流攻取殆盡則所謂二垂者指西南兩面耳正義之說未合夫東界韓魏至齊而極秦地固絀于東也

先帝文王莊王之身

余有丁曰國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比曰莊王誤也

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

戰國策作成橋補注曰劉伯莊云橋音矯

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捄

戰國策補注曰爾雅其飛也翔注布翅翱翔

按翔者高起貌漢書言翔貴古人每言高翔

黃濟陽嬰城正義曰嬰城未詳

鮑彪戰國策注曰嬰猶縈也蓋二邑環兵自

守

王又割濮磨之北

通鑑地理通釋曰永初山川記云濮水源出

東郡地理志東郡濮陽縣故城在開德府濮

陽縣東左傳哀二十七年齊救鄭及濮注云

濮水自陳留酸棗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

入濟　鮑彪戰國策注曰周紀注濮在江河

之南楚記注建寧郡南有濮夷後志當陽縣注荊州記沮水西有磨城子胥所造　補注曰江漢南之濮乃書所謂彭濮之濮沮水磨城遠不相涉下文北屬之燕可見濮即衛之濮上水出東郡濮陽南入鉅野者也索隱云磨地近濮按史表有磨侯程黑索隱云表作歷歷縣在信都地邑並無磨愚按此字作磨與歷通猶樂毅書磨室之類新序正作濮歷則其字甚明

王之威亦單矣

戰國策單作憚新序作單　董份曰詩云單及兕方單延也又云俾爾單厚單大也蓋言王之威延被諸國而大也

而肥仁義之地戰國策地作誠新序作地

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董份曰沒利者為利所沒溺易患者易視後日之患不預防也

從而伐齊索隱曰從音絶用反劉氏云從猶領也徐孚遠曰此解從猶縱謂吳王率越以伐齊

也下文智伯亦率韓魏伐趙於義亦通

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

鮑彪戰國策注曰逸詩武足跡宅猶居也言地之居遠者雖有大足不涉之也　補注曰威武之大者遠安定之不必涉其地也

鬼神狐傷

戰國策作狐祥新序作潢洋

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

戰國策補注曰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

遲令韓魏歸帝徐廣曰遲一作還重於齊

史詮曰國策遲作詘謂歷命令於韓魏而歸
為帝之重於齊也索隱註誤　徐孚遠曰于
義還字為長當是誤書也
注地於齊
戰國策補注曰齊當作秦
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余有丁曰謂四國不得相救也
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
越絕曰吳兩倉春申君所造西倉名曰均輸
東倉周一里八步吳市者春申君所造闕一

兩城以為市在湖里吳諸里大閈吳獄庭周三里春申君時造土山者春申君時治以為貴人冢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為楚門今太守舍者春申君所造後壁屋以為桃夏宮今宮者春申君子假君宮也前殿屋蓋地東西十七丈五尺南北十五丈七尺堂高四丈十霤高丈八尺殿屋蓋地東西十五丈南北十丈二尺七寸戶霤高丈二尺庫東鄉屋南北四十丈八尺上下戶各二南鄉屋東西六十四丈四尺上戶四下戶三西鄉屋南

北四十二丈九尺上户三下户二凡百四十九丈一尺櫓高五丈二尺雷高二丈九尺周一里二百四十一步春申君所造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愚按考烈王元年春申君為相六年救趙世家年表皆同此作五年誤

以荀卿為蘭陵令

戰國策曰客說春申君曰湯以亳武王以鎬

皆不過百里以有天下今孫子天下賢人也
君藉之以百里之勢臣竊以為不便於君何
如春申君曰善於是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
趙

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越絶曰白石山故為胥女山春申君初封吳
過更名為白石　又曰巫門外冢愚者春申
君去吳假君所思處也　戰國策補注曰湖
州圖經有春申君封也
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

徐孚遠曰言李園雖爲王舅然不治國事政皆决于春申君故陰怨而仇春申君也

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

列女傳曰考烈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盡滅李園之家

戰國策補注曰越絕書記李園女弟環謂園王老無嗣可見我於春申君園難之又令求謁於春申才人言之遂得幸云云烈

王死幽王立環使園相春申後告園以吳封之三年徵春申為令尹自使其子親為假君治十一年幽王徵假君與春申併殺之二君治吳凡十四年姚氏全注其文謂隋經籍志稱越絕為子夏作今雜記秦漢事出後人不敢盡信史記國策列女傳不載女環名乃見於此書策始終謂皆出環尤為異也其言烈王死後春申事亦皆不合姑記以廣異聞云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

徐孚遠曰此言當有所指今不可考也　愚按任即任子之任猶保也蓋指王稽范雎曰保任人必保其後後不如言則為反覆此任人者所重也王豈得輕之

為其劉榮也索隱曰劉榮即上擅厚謂擅權也戰國策作凋榮　愚按劉榮謂劉落榮華不使權下屬耳蓋隱指穰侯等索隱之言意似相反

亡其言目者賊而不可用乎索隱曰亡猶輕蔑也余有丁曰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索隱解輕

莪非是

會義渠之事急

縱橫戰國策注曰蓋修李帛之怨　補注曰大事記赧王四十四年秦滅義渠漢匈奴傳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太后詐殺王於甘泉

鼓腹吹篪（徐廣曰一作簫）

毛詩疏曰賣餳之人吹簫以自表也史記稱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吳市亦為自表異也

北有甘泉谷口

通鑑地理通釋曰郡縣志甘泉山一名磨石
嶺在京兆府雲陽縣西北九十里周迴七十
里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在縣西北八十里甘泉山上地理志
左馮翊谷口縣九嵕山在西西都賦其陰則冠以九嵕陪以
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西京賦其遠則有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溝洫志白
公引涇水首起谷口顏氏曰即今雲陽縣治
谷郡縣志京兆醴泉縣本谷口縣在九嵕山東仲山西當涇水出山之處故謂之谷口
通典谷口縣故城在醴泉縣北後漢及晉為
池陽隋改醴泉大事記文帝後元二年置谷

南帶涇渭

通鑑地理通釋曰地理志汧頭山汧苦見反又音牽括地志作笄通典亦汧氏山一名崆峒曰在安定涇陽縣西原州平高縣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京兆高陵入渭雍州川括地志涇水出原州百泉縣西南涇谷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州渭原縣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華州華陰入河雍州浸東方朔曰漢都涇渭之南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法言曰秦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

右隴蜀左闗阪
通鑑地理通釋曰通典秦州秦隴西漢天水郡隴縣今爲秦
州隴城縣有大坂曰隴城亦曰隴山戎謂之隴阪三秦
記曰其坂九迴上者隴山亦曰隴首有大西
都賦右界褒斜隴首之險西京賦右有隴坻之隘隔閡華戎遠隴州汧源縣
隴山一曰隴坻漢隴闗今名大震關在縣西隴所以限
東西隴東則爲漢三輔隴西則爲漢天水隴西諸郡唐隴古之地唐六典注隴坻在
秦州清水縣
則不義矣
鮑彪戰國策注曰義宜也已必出師而使人

悉出非宜也

文子為之（索隱曰謂田文孟嘗君也）

余有丁曰孟嘗去齊在齊未破之前此文子或非孟嘗也　愚按年表與秦擊楚公子將大有功在湣王二十三年田甲劫王相薛文走在湣王三十年則攻楚之計孟嘗方在相位後十年而五國共擊湣王乃追咎前事歸怨于文子也安得謂文子非孟嘗乎

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具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

困學紀聞曰晉楚之爭霸在鄭秦之爭天下在韓魏林少穎謂六國卒并于秦出于范雎遠交近攻之策蓋謂取韓魏以執天下之樞也古史云范雎自為身謀愚謂此策不為無益然韓不用韓非魏不廢信陵則國不亡

閒齊之有田文

戰國策作田單鮑彪注曰史云田文非也文去齊至是已一十餘年不得近舍單遠論文也

穰侯出使不報

鮑彪戰國策注曰報猶白也言不白王而擅
違使於外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
戰國策補注曰按雎傳雎相在昭王四十一
年秦紀明年太后薨葬芷陽驪山九月穰侯
出之陶是此辯士增飾非實之辭
秦封范雎以應
水經注曰滍水東逕應城南故應鄉也應侯
之國詩所謂應侯順德者也地理志故父城
縣之應鄉也戰國范雎所封邑謂之應水

秦號曰張祿

焦竑曰此傳謂雎入秦變姓名為張祿學者蓋不知秦先時自有張祿也初孟嘗君柄齊張祿先生之教奉之黃金百斤文繡百純純祿辭而不受他日謂孟嘗君曰夫秦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於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謀固不遇矣孟嘗曰敬聞命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考之田文之卒在范雎未入秦之先則張祿之入秦居

范雎之前久矣雎入秦而匿名張祿豈祿嘗有聞於諸侯秦特令雎冒其名以誑鄰國耶

愚按雎之變名姓為張祿在亡匿之時非秦所更也焦氏為曲說矣

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于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

辯惑曰此當云願為君借于主人翁即歸取車馬

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索隱曰馬服子趙括之號也

凌稚隆曰馬服君之子故曰馬服子索隱非

鄭安平為趙所困急以兵二萬人降趙

金姓曰按趙世家孝成王十一年武陽君鄭安平死　愚按困急監本作圍急

豈道德之符

日知錄曰豈下當有非字　愚按戰國策有之

夏育太史噭吒呼駭三軍

凌稚隆曰漢書地理志云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太史噭戰國策作太史啓田單傳有太史嬓

號為網成君
戰國策補注曰水經云雁門子延水東逕剛
成南澤燕人疑此即其所邑歟
樂毅列傳第二十
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
辨惑曰久之下接不得當是時字
封樂毅於昌國號曰昌國君
水經注曰德會水出昌國縣黃山西北流逕
昌國縣故城南昔樂毅攻齊有功燕昭王以
是縣封之為昌國君

號曰望諸君索隱曰望諸澤名在齊蓋趙有之故號焉戰國策望作藍

邑林曰周禮青州其藪澤曰望諸鄭玄曰望諸明都也在睢陽則是時應屬魏氏非趙有也且望諸美號耳既食觀津何必更以齊藪為名乎又燕策亦言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不云藍諸藍諸者中山策有之乃中山之相非樂毅也

薊丘之植

通鑑地理通釋曰水經注今城内西北隅有薊丘因丘以名邑猶魯之曲阜齊之營丘

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

習學記言曰余謂樂毅之詞變化而能知本流放而不失正故曰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雖不得於今君而無子胥商鞅之僇君子將有取焉若夫蒯通主父偃廢書而泣何為於此還豈謂二人之好惡亦足以重輕其間乎殆毅書因是而傳耳

以幸為利

余有丁曰為利即所為秉燕之敝者索隱解未明

君子絶交不出惡聲

困學紀聞曰新序樂毅書君子絶交無惡言去目無惡聲

乃遺樂間書

日知録曰燕王遺樂間書恐即樂毅事而傳者誤以爲其子然以二事相校在樂毅當曰惠王信纔易將不得不奔其後往來復通燕亦未失故君之禮若樂間不過以言之不聽而遂懟君絶君雖遺之書而不顧此小丈夫之悻悻者矣

家有語不相盡以告鄰里正義曰言家室有忿爭不決必告鄰里今故以書相告也

日知錄曰謂一室之中有不和之語乃不自相規勸而告之鄰里此為情之薄矣正義謂必告者非　凌稚隆曰言室家有事不可盡言以告他人謂二子當歸燕不可明燕過而居趙也　愚按戰國策明云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正義未之省耳

二者寡人不為君取也正義曰二者謂燕君未如紂燕民未如殷民復相告子反燕以疑君民之惡是寡人不為君取也

徐孚遠曰正義注頗而不明觀戰國策正文其義自解

樂閒樂乘怨燕不聽其計

戰國策補注曰新序以此為燕惠王遺樂毅書考之毅答惠王書云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而史所載惠王讓毅無數罪之語前燕王使人讓毅云云當是此章之首蓋錯簡也且末云樂閒乘怨不用其計於閒何與史趙世家孝成王十五年廉頗破殺栗腹虜慶秦樂閒則是閒為將而被虜燕世家則云奔趙又

趙孝成王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爲武襄君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繁陽取之使樂乘代之頗攻乘乘走據策史所記多件故知此書非樂間事而新序之說爲是云

其本師號曰河上丈人

漢藝文志攷證曰老子河上公作章句四篇以授帝言治身治國之要薛氏曰古文老子道德上下經無八十一章之辨今文有河上公注分八十一章史記樂巨公本師河上丈人則丈人者乃今所謂河上公也自晉世已

言其敎漢文帝叙述尤怪誕景迂晁氏曰常
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獨得
諸河上公古本無有也傅奕能辨之

樂瑕公敎樂臣公

愚按田叔傳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臣與巨
疑字有誤

蓋公敎於齊高密膠西為曹相國師

漢藝文志攷證曰關尹子劉向校中秘書九
篇蓋公授曹相國參相國薨書葬